

精彩纷呈，险象环生。一位 80 后女记者闯荡非洲的亲历记。也许她笔下的非洲与你想象的不尽相同，但它绝对是真实的非洲。

——独自行走非洲的女摄影师 梁子

刘畅
著

Sub-

撒哈拉之南

Saharan Africa

// 女记者的非洲视界 //

In the Eyes of a Female Journalis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刘 畅 著

撒哈拉之南

// 女记者的非洲视界 //

In the Eyes of a Female Journalist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哈拉之南: 女记者的非洲视界 / 刘畅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201-3275-6

I. ①撒…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5817 号

撒哈拉之南

——女记者的非洲视界

著 者 / 刘 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吕 剑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275-6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从没想过，我的记者生涯竟是从非洲开始的。从初中起，做记者的梦想就在我心中悄然生长。为此，我每次买两份《南方周末》，读一份，做一份剪报；我把新闻学泰斗喻国明对新闻人境界的要求压在书桌上的玻璃下，每日激励自己。从四川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之后，我将所有的简历都投向了媒体。幸运的是，我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录取，离梦想仿佛只有一步之遥。但没想到，我一入台就成为一名国际新闻的编辑，虽然也在做新闻，但毕竟不是奋斗在一线。每日看着采访部的同事们紧张而忙碌地活跃在新闻现场，我却只有羡慕的份。

终于，在入台六年后的一天，领导问我：要不要去非洲驻站？那时，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而且是一名两岁孩子的母亲，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怕错失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非洲，虽然那么遥远，那么陌生，但毕竟，我可以圆记者梦了。

于是，2013年年底，我带着梦想成真的兴奋和对未知世界的忐忑，一头闯进非洲那片神秘莫测的大陆。三年半的时间，我常驻津巴布韦，足迹到过南非、赞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等十几个非洲国家。对这片土地，我从陌生到熟

悉，从惊喜到深爱，走的地方越多，待得越久，我就越明白传说中“少不入非”的含义——一旦进入非洲，你的心就再也走不出非洲了！

在非洲驻站的日子里，我见过哈拉雷一年四季遮天蔽日的花树，那五彩斑斓的颜色构筑了一个童话世界；我见过西方殖民者在非洲留下的颇具人文气息的城市，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建筑和非洲当代建筑相得益彰；我见过非洲学生穿的美丽典雅的校服，即使在乡村小学校服依然大方得体；我见过无数彬彬有礼、热情温和的非洲普通民众，他们永远是我心头的一抹亮色。

我见过南非各种族人民载歌载舞为国父曼德拉送行的盛况，他们的歌声与泪水是那么真诚；我也见过津巴布韦民众在现金危机下生活的艰辛，但无论多难他们依然保持乐观与耐心；我见过为国家发展心急如焚的政治家，也见过为敲诈一笔罚款而处处找茬的警察；我见过用硬纸壳做的投票桌、塑料盒做的投票箱，背着小孩的妇女在选票上虔诚地印上自己的手印，也见过大选之前暴徒们打砸抢烧留下一片狼藉。政治的美与丑总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我见过常年站在马路中间、冒着生命危险叫卖的非洲小贩，见过被从沙漠深处的家园驱逐出去、被迫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的博茨瓦纳桑人，见过在深夜划着独木舟打鱼的马拉维渔民，还有在津巴布韦平衡石上搭建违章建筑的城市蚁族。他们为生存付出的努力令人动容。

我见过可以与石头对话的绍纳石雕家，见过在马路边兜售画作的艺术家，见过研究和保护原始部落文化的人文学者，见过为保护野生动物上下奔走的动物学家，见过出身草根却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窃以为他们才是非洲文化的灵魂。

我重走了坦赞铁路，理解了中国最大援外工程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和它面临的困境；我加入了公益组织“爱心妈妈”，感动于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倾洒的热血与爱心。我还结识了哈拉雷坚强又善良的女工，勤奋又精明的出租车司机，热情豪爽又怀揣理想的英语教师等非洲朋友，他们带给我的温暖让远

在异乡的我无比安心。

可是，当我卸任回国后，发现大多数朋友依然会问我：非洲是不是很热？非洲是不是很穷？非洲是不是遍地野生动物？非洲是不是处处战争和疾病？我发现，大部分国人对非洲的认识还停留在新闻报道和《动物世界》构建起的片面印象当中。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与研究西方世界的书相比，介绍非洲的书实在是凤毛麟角。

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非洲知之甚少，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两者早已不仅是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而更像是追求双赢的合作伙伴。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连续9年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也成为中国第三大海外投资市场和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不止一位中国官员十分中肯地告诉过我：未来是中国有求于非洲，甚于非洲有求于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跃跃欲试地想进入非洲这片土地，大干一场。

要走入非洲，就要先了解非洲。虽然我自知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但皆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还是不自量力地愿意充当中国人了解非洲的一名使者，为介绍非洲尽绵薄之力。

本书记载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非洲故事：一些是我在重大事件采访中的所见所感，一些是对非洲人文与自然的探索，一些是我与非洲人和生活在非洲的华人交往的故事，还有一些是我在非洲的生活经历，充满异域风情和趣味，亦不乏新奇和历险。如果您想走近非洲，了解非洲，甚至走入非洲，那么，就请听我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非洲故事……

刘畅

2018年6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不能不讲的非洲故事



- 一 亲历曼德拉萨礼 _002
- 二 九旬总统穆加贝执政的最后几年 _030
- 三 货币之殇 百姓之痛 _049
- 四 遭遇南非大选 _070
- 五 治安——永远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 _082
- 六 坦赞铁路的春天来啦 _096

第二部分 大美非洲



- 一 结庐在人境 _ 122
- 二 花树之都——哈拉雷 _ 139
- 三 动物世界的喜与悲 _ 148
- 四 津巴布韦的美丽校服 _ 161
- 五 非洲女人头发的秘密 _ 170
- 六 寻访最古老的非洲桑人 _ 176
- 七 “非洲温暖之心”马拉维的渔民生活 _ 193
- 八 明代瓷器的第二故乡——莫桑比克岛 _ 211
- 九 纳米比亚的红沙漠和红泥人 _ 221
- 十 带你走进非洲高尔夫 _ 231

第三部分

生活在那片热土上的人们



- 一 玛利亚——亦师亦友亦亲人 _ 244
- 二 女儿的英语老师普瑞希拉 _ 260
- 三 我的出租车司机万德福 _ 267
- 四 与石头对话的绍纳石雕家 _ 276
- 五 生活在平衡石上的津巴布韦蚁族 _ 285
- 六 用生命叫卖的街头小贩 _ 294
- 七 中国爱心妈妈和非洲孤儿的故事 _ 300
- 八 津巴布韦草根的“梦想秀” _ 317
- 九 在街头烤串的中国摄影师 _ 322

- 后记 _ 334

第一部分

不能不讲的非洲故事

得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惋惜和遗憾：我才刚刚来到非洲，他怎么能这样快就走了呢！3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报道的。我赶紧告诉后方编辑：“曼德拉去世了！”得到回复：“7点直连！头条！”

一 亲历曼德拉葬礼

2013 年 12 月 5 日是我抵达津巴布韦的第 25 天，一切都如往常般平静。晚上 11 点多，我照例回到卧室，打开电视机，调到 BBC 电视台，打算看一会儿新闻，心里还盘算着明天约朋友去看一场关于曼德拉的电影。

以南非国父曼德拉同名自传改编的电影《曼德拉：漫漫自由路》11 月底已经在津巴布韦各大电影院上映了。在离曼德拉这么近的地方看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该是多么亲切！

曼德拉是我的偶像。来非洲驻站前，在“曼德拉国际日”的那天，我曾特意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向这位 95 岁的老人致敬。而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非洲驻站，曼德拉的魅力和感召也是重要的因素。

正看着 BBC 新闻，节目突然中断了，开始插播突发新闻。我正诧异间，只见南非总统祖马身着黑色西装赫然出现在屏幕上，面色沉重。我心中一紧，不会是曼德拉出事了吧？20 多年的牢狱生活让他的肺部成为其“阿喀琉斯之踵”，近年来，曼德拉数次因肺部感染入院接受治疗，几度传出病危的消息。

果不其然，最让人揪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祖玛用低沉凝重的嗓音说道：“亲爱的南非民众，我们敬爱的纳尔逊·曼德拉、我们民主国家的首位总统已经离我们而去。5 日晚 8 点 30 分左右，他安详去世，享年 95 岁。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祖马随即下令南非全国降半旗致哀，并宣布为曼德拉举行为期 10 天的国葬。

菜鸟记者的成长

得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我不禁惋惜和遗憾：我才刚刚来到非洲，他怎么能这样快就走了呢！3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道。我赶紧告诉后方编辑：“曼德拉去世了！”得到回复：“7点直连！头条！”

我看了一下时间，当时是津巴布韦时间12月5日2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月6日早上6点，只剩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我披上衣服，急忙从楼上飞奔到楼下办公室的电脑前。自从来到津巴布韦，我几乎被当地慢节奏的生活同化，反应速度很久没有这么快了。

可是，当我打开电脑，却傻眼了：网络瘫痪，一个网页都打不开。我急得快哭了。万幸的是，微信还能用。我赶紧联系国内的朋友，请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关于曼德拉的最新消息，又调出几天前做过的曼德拉的报道和曼德拉生日时做的纪录片文案，当作连线的背景资料。

就这样，我用了50分钟写好稿子，报道了曼德拉去世的最新消息、南非国葬的安排以及曼德拉的主要事迹，又在播出前迅速地演练了两遍。要知道，我此前一直在国内做编辑，从未经过做记者的训练。如今刚做记者就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北京时间7点，电话铃准时响起。我稳了稳心神，用深情又沉痛的语气回答了主持人所有的问题。此时的新闻电话连线对我来说是一种倾诉，让我把对曼德拉的敬仰以及对他离世的惋惜之情都通过这个连线倾吐出来。与主持人的电话连线结束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花了很长时间来平复激动的心情。

平静下来，我开始思索去南非报道葬礼的事情。在到津巴布韦之前，我

从未出过国，也没有办过任何出国的手续，津巴布韦的居住许可证还是站长带着我一起办理的。如今站长正在南非出差，所有的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来处理，这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来说真是莫大的挑战。但是，可以想象曼德拉的葬礼会有多么隆重，这可能是我任期内最大的新闻了，我一定要去现场，无论多难也要去。

打定主意，我立即着手申请南非的签证。南非的签证是所有南部非洲国家中最难办理的，我发信息向远在南非的站长求助。站长建议我除了常规的申请材料外，请中国使馆开一封给南非使馆的照会信，再给南非使馆写一封言辞恳切的申请信，他认为这些有助于拿到南非的签证。

时间不等人，我按照站长的指点，连夜准备申请南非签证的材料。申请签证还需要我3个月的当地银行存款或者价值200美元的旅行支票。我刚来津巴布韦半个多月，只能选择后者。办理旅行支票要先在当地的南非银行开户，我又开始准备银行开户的材料，全部材料准备齐全，天已大亮。

我在床上躺了1个小时，根本睡不着。7点一到，我一翻身爬了起来，先给使馆打了电话，请他们出具照会信。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热心肠，一口答应。

我喝了碗牛奶、咬了口面包，又匆匆往银行赶。

12月正值津巴布韦的雨季，一夜小雨，出门时雨依旧未停。我着急赶路，顾不上打伞，来往车辆溅起的水花很快就将裤子打湿。

在申请旅行支票时，我又遇到了问题。南非使馆指定的南非标准银行嫌我的材料不完整，不愿给我开户，而我在短时间内又实在无法凑齐所有的资料。我再三请求，说明要去南非参加曼德拉的葬礼。也许对方是被这个理由打动，终于同意在不开户的情况下卖给我旅行签证，但要收取25美元手续费。紧急关头，25美元也算不得什么了。

这时，我又接到台里的电话，要求给晚间节目做一个新闻电话连线。非

洲人的办事效率很低，我没有时间在银行等待，只好先跑回站里，查资料做完连线，然后又打车到银行取支票、去中国使馆取照会信。当我到达南非使馆的时候，已是中午 11 点 10 分。

南非使馆平日里拥挤的大厅这时却空空荡荡，我隐约觉得不妙，急忙冲到窗口，把所有的材料递给签证官，说要申请南非签证。

签证官看都没看我的材料，就不太耐烦地说：“我们已经下班了，你知道吗？”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

签证官耐着性子给我解释：“我们周五只工作到上午 11 点，下午休息，周末不工作。你下周再来吧。”

下周？现在申请签证就已经晚了，下周可能就赶不上葬礼了。我心中焦急，赶紧把中国使馆的照会信从资料中拿出来给她看，恳切地说道：“这是中国使馆给南非内政部的照会信，我要代表中国媒体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请让我今天就递交材料吧！”

签证官认真地看了照会信，沉思了一下，说：“我要和领导商量，你等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一个胖胖的女人走出来，笑咪咪地问：“你为什么要去南非？”

我说：“我是中国驻南部非洲的记者，要去南非报道曼德拉的葬礼，曼德拉既是南非人民的国父，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的听众非常想听到关于他的报道。”

不知是使馆的信起了作用，还是我的真诚打动了这位女领导，她热情地说：“欢迎你来，我们会给你办理半年的签证，你等一下就好。”

我不由得喜出望外！原想周一能把签证拿下来就不错了，没想到能立等即取。按照惯例，办理南非签证需要 10 个工作日，而且通常只办理 3 个月

以内的单次入境签证，而我拿到了半年的多次往返签证，真是托了曼德拉的福。

12月7日一大早，我拖着从国内带过来的巨大的行李箱，打车去哈拉雷国际机场。

由于对机场的标识不熟，排队换登机牌时，我不慎排错了队。等我转到了南非航空的通道处，却发现那里一个乘客都没有了。

我焦急地问空乘：“我是不是来晚了？”

空乘严肃地对我说：“是晚了，你改签吗？”

我急忙说：“改签！改最近一班航空。”

空乘见我那么着急，笑着说：“开玩笑呢！还不晚，赶紧去吧。”

就这样，我一路磕磕绊绊地踏上了报道曼德拉葬礼的行程。而接下来的挑战会更大：我们能否参加曼德拉的葬礼，过去以后应该和谁联系，应该怎么做报道，一切都是未知数。

载歌载舞纪念亡灵

南非航空的登机口放着一叠南非的报纸。我拿了一份南非的《明星报》，上面好几版都是曼德拉去世的消息，内容有曼德拉的事迹、世界各国领导人向南非发来唁电、南非政府对曼德拉葬礼的筹备，等等。从报纸上看，曼德拉的国葬声势浩大，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表示要参加葬礼。

飞机抵达约翰内斯堡坦博国际机场后，我打车前往旅馆与站长会合，然后一同前往曼德拉位于桑顿的家采访。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有两个家：一个位于索韦托的黑人贫民区，另一个位于金融中心桑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待在桑顿的家中。12月5日晚，他就是在位于桑顿的家中去世的。



▲ 曼德拉门前载歌载舞的民众

离曼德拉的家一公里处，警察拉上了警戒线，不允许车辆进入。我们停好车，拿上采访设备，步行前往曼德拉故居。街道两边，到处是新闻转播车和做现场直播的各国记者。还有越来越多的同行正在赶来的路上。从曼德拉病危开始，世界主要媒体的记者就日夜蹲守在他入住的医院外，随时对他的病情进行直播。

我们越往前走，人越多，到达曼德拉家门口时，道路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

在我的印象中，哀悼逝者应该是一件肃穆、悲伤的事情，但当我接近曼德拉家门的时候，却被眼前热闹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各种肤色的人们正在曼德拉家门前载歌载舞，有的身穿印有曼德拉头像的衣服，有的身披印有曼德拉头像的旗帜，还有的举着他的照片和画像。人们高声呼喊曼德拉的名字，唱着颂歌，往往一人起个头，就会有一群人